

精粹的文字从心里生发

漫谈诗经里的那些植物(之四)

偶尔读读《诗经》，在这样包含了自然音乐声的句子里，自会有
一种不一样的清澈感觉，由心里生发出来。



荆棘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周南·汉广》

和所爱怜倾慕的人之间，阻隔着千山万水，去寻找的路上，又铺着荆棘，该怎么办呢？踏过这片荆棘林，游过眼前滔滔的江面，到游弋着她的影子，飘荡着她的声音的对岸去。就世间真爱相遇的样子，上古的爱情故事和今朝的爱情

故事里，拉开序幕的前奏，都是如此的雷同，可见，“爱”一字，其中琴瑟，动人处不在结果，而在爱时的恍惚、徘徊、思念、痛苦、幸福感、欢畅和相视时，见出舍我的深藏永恒的那一束不顾一切的激情荡漾的光里。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其中的“楚”，就是我们时常在山间荒地里见到的纠缠一丛的尖刺满身的荆棘。荆棘在爱里，像个鉴证师，它在我们想要相互完全拥有的路途上，形成一些看起来难以逾越，实际上需要尽了智慧和心力才能冲破阻隔的屏障，以便让爱的深度和留在内心里的那份相互的珍惜持续得更为长久。这荆棘不仅会出现在我们的手边脚下，也会时常显现在我们心上。

荆棘，长在自然里，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植物。荆

指牡荆，是古时刑杖犯人的工具，犯了戒律，受楚之刑，就是让癫狂放纵一瞬的人，知道还有长久痛楚的约束。古代已婚妇女的头上，常有金玉荆叉的头饰，在夫妻间“拙荆”这样雅致的称谓当中，渗透着儒家对女性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棘是古代庭院里常做院围的植物，斜刺暗生，隐含着需要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遵守的规矩。实际上，荆和棘在自然里常常纠合在一起生长，常让我们在“披荆斩棘”中去感知它们对我们期望的阻隔，并证明着它们在自然里冷硬旺盛的存在。

苦难，伤痛，任何一个生命，在他一生里必然遭逢的荆棘般的事物，何尝不是包裹着一颗颗飘出浓浓香气的栗子的滚烫的铁沙，让我们经受其间，并知晓自己的生命不只是浮在飘渺的云上。

蕨菜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召南·草虫》

随季节的流转，寒雪的气息渐渐消尽，春天的温暖钻入山野林地里黑油油的泥土中的时候，正是蕨菜油汪汪的生发时节。上古的先民和今天的男女都是一样，在乔木成阴、蕨菜铺地的寂静地方，忧心地等思念的人。我们的先人说：“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男女间在感情上相互平等的给予是一件多么令人喜悦的事。

蕨，在这句诗里，代表着一个永恒美妙的季

节，代表着一片生命繁衍生息的旺盛的土地，代表着为激情所搭建的自然里最美不过的一方舞台，代表着两情相悦的一种自始至终的沉默欢喜的见证。从这种意义上，自然和人之间，在庇护和相互的认同里达成了一种不需言说的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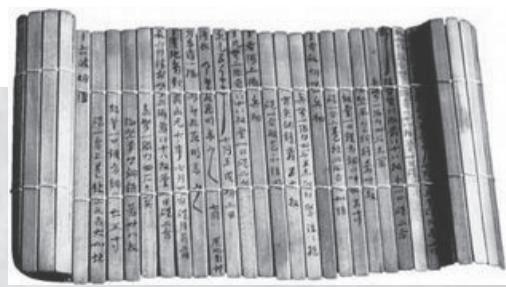
蕨在植物世界的演化史当中，处在低等植物和高等植物的边界上，从那些开遍四野的烂漫山花和果实的飘香入人肺腑的树木的基因里的上溯期中，有这种无主根的大部分都攀爬在山林灌木之下的旺盛植物的身影。它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餐桌上的大众菜。被民间称做“吉祥菜”、“龙爪菜”的蕨菜，吃起来清脆细嫩，滑润无筋，味道馨香，是我

到东北人餐馆吃饭时，常点的凉拌下酒菜。几筷子山野蕨菜下肚，推杯换盏之间，满桌子的嬉闹里，总会滋生一种油脂商业味之外粗糙山野的古朴气息来。

明人罗永恭写的关于蕨菜的诗：“堆盘炊熟紫玛瑙，入口嚼碎明琉璃。溶溶漾漾甘如饴，但觉馁腹回春熙。”是赞颂这种普通植物的不多的好诗篇，从色泽精粹的文字里猜测，此公应该是个吃里的好手。食色，性也，在人来说，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色之为何，食之怎样，偶尔读读《诗经》，在这样包含了自然音乐声的句子里，自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清澈感觉，由心里生发出来。

【趣味汉字】

zhá jì 札 记



[释义]

读书时摘记的要点和心得。

[辨析]

人们常把“札”字读错，“札”的读音是zhá，而不是zhā、zā或zá。“札”原指古时候用来写字的小木片，所以是木字旁。

[起源与演变]

远古时代，人们将文字刻在动物的甲骨或者铸刻在金属器物上，于是有了甲骨文、金文、铭文。但

是，这种书写方式非常不方便，后来人们发现，竹片耐潮耐温，虽不如甲骨、铜器牢固，但在竹片上书写，方便高效，于是有了竹简。再后来，人们又发现，木片虽不如竹片那么耐潮耐蚀，但在木片上书写更方便，重量更轻，易于携带，于是有了“札”和“牍”。用竹片书写的叫“简”，用木片书写的叫“札”或“牍”，若干“简”或“札”编缀在一起叫“册”。

[字里字外]

古人写札记跟我们现在说的读书笔记差不多。札记的内容、形

式因人而异、因读书的目的而异。有的侧重记录原始资料；有的侧重记录心得，重在发挥己见；有的分门别类，抄录精要；有的综合各说，著述阐释。读书时，把书中的原文、要点，自己的心得、观点、疑问或随笔等记录下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读书方式和学习习惯。

历代学术大师都非常重视这种方法。许多大儒们的札记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学术著作。例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读书时一有所得，就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三十二卷本的《日知录》。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出自其中。